



石柱故事

第
3
辑

法治故事专刊

中共石柱县委宣传部

新闻出版局编

家协
会

石柱

故事

事

唱红歌

读经典 讲故事

传箴言

(法治故事专刊)

2010年4月

(总第3期)

主管

中共石柱县委宣传部

主办

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

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作家协会(县故事办)

本期联办: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司法局

编委会

顾问: 蒋禹文 郭先文

主任

谭明福

副主任

崔彩霞

编委

谭明福 崔彩霞 陈刚辉

江书辉 汪华生 谭仕祥 谭长军

主编

谭明福

副主编

崔彩霞 陈刚辉

责任编辑

谭长军

校对: 陈鱼乐

封面设计: 杨增平

目 录

流动调解	乐 尧 1
较 量	陈 垚 4
零信访揭迷	陈 炯 7
毛家婆	陈鱼乐 11
谋 害	曦 阳 19
磐 石	陈 鹏 23
情 缘	乐 子 26
神笔龙	陈 垚 30
送 钟	田 冲 34
稀奇村的标语	田 冲 36
相 亲	石 人 39
与影子的对话	田 珍 43
正 名	村 夫 47
自作自受	陈鱼乐 51

流 动 调 解

□乐 尧

那是末伏的一天，李村长（村主任、县乡人大代表）正在门前阶沿编背篓，张鲁汗流浹背地跑来找村长。

“糟了，糟了！”张鲁气喘吁吁地说。

“什么糟了？你慢点说。”村长放下篾匠活，示意张鲁坐下。

张鲁擦着汗水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与陈琦争夺山场，我老婆要喝农药。”

村长听了，急忙站起来跟张鲁赶了出去。

听说，村长当了几十年，他就“吃”了村民几十年，全村千多户人家，没哪家他没“吃”过。

“我老婆就像巷子吆猪，直来直，硬要服毒，谁都没法子。”张鲁边走边说。

村长咂咂嘴说：“怎么没法子？路太远了就抄近走，车不走了就踩油门；都冒烟啦，还蛮起拉，怎么拉得动？”

说着说着就到了现场。

其实纠纷简单：陈琦是刘家的上门女婿。张鲁在卖房时，

将承包田土山场一并转让给陈琦，还签订了转让协议。如今换发林权证，陈琦硬要将张鲁的林权证更改为自己名字。一旦如此，张家就无地种植黄连，等于断了财路。难怪张妻死活不让。

围观村民一大堆，是是非非，众说纷纭。队长露出苦瓜脸，一筹莫展。

看见村长到来，大家噤若寒蝉。

村长看了看山场，来到陈琦跟前说：“你凶什么？都像碗大的茄子了，还分不出轻重吗？”

陈琦说：“这林权证应填发给我，可她偏不让……”

“让什么？你是要人家把小命让了不是？”村长说着向张妻走去：“大妹子，心急吃不得烫豆腐。这事，我替你作主。”

“我不急！如敢填给他，我就死在这里！”张妻手握乐果瓶说。

“难道你连我也信不过？”村长靠近她低声说。

“那你说怎么办？”张妻还气哼哼说。

“这里不是说话之地，回家去说。”村长挥挥手，众人散去。

张鲁趁此拉她媳妇，张妻扭捏几下跟着回家了。

晌午，他们来到张家。张鲁提议先喝上一杯。村长说好，先喝上一杯。

支书、村长、队长和张鲁边喝边吃边聊。张妻在一旁陪着，村长呷了一口酒说：“陈琦这犟牛！”

“人争一口气，佛争一炷香。我死也不让他！”张妻接过话头发誓道。

村长说：“关起门说，虽然当时村委会没盖章，但队里盖章了。所以，人家也还有些道理。”

“这个……”张妻说。

村长点头说：“陈琦不能这样嘛，哪能全部归他。”

支书赞同道：“当然不能全部归他。要是这样，分明就是法盲，是不是？”

“法律明文规定承包土地可以转让。但司法解释又说未经依法转让，其转让协议无效。你们说说这头犟牛……”村长呷了一口酒接着说。

张妻张了张嘴，欲言又止，讪讪着脸。

村长又吱地呷了一口酒说：“这事，我会做主。陈琦他想独吞山场，那怎么行？我看就一家一半，多了不行。这事，就这么定了。”

张鲁看看妻子小心翼翼地说：“就这么定了吧。”

“定吧。”张妻一声轻叹。

离开张家，村长笑着说：“既有酒喝，又解决纠纷，不是一举两得，不是和谐社会吗？”

支书开玩笑说：“你这个老滑头，一箭双雕呀。”

“哈哈！”村长一阵大笑。

调解结果陈琦也满意。

太阳偏西，他们又到别的地方调解纠纷去了。

较 量

□陈 垚

那年夏天，移民新村——桃谷村里开群众大会，张家的小狗、李家的小猫……也随主人，摇头摆尾、咪吆咪吆地一路去，看看闹热，听听动静，各自都很得意，也很自由自在。

会场就在村小学旁边，几百村民都站在一块大坝子上，首先听村主任传达灭鼠精神。大耳巴百姓听了都嗤之以鼻，这里不是移民新村吗？我们没发现老鼠。再说以前也灭了多少年鼠，怎么也灭不完……其后，村支书又说要灭犬，应防狂犬，张村有狂犬咬伤了人，李村又有狂犬新动向……

村主任家的狗听了，对支书家的猫得意洋洋地说道：老弟呀，往后你们的日子难过啦。

支书家的小黄猫不知缘由地问：狗哥，怎么啦？有什么新动向吗？

村主任家的大白犬郑重其事地回答：你老弟是装糊涂呀，村里要开展大规模的灭鼠活动，而这灭鼠的事是由你家主子负责，每家每户还收二百块钱呢；老弟你想想看，老鼠都让灭完了，人家还养你有什么用？再说，这不是虎口夺粮么？支书家

的猫听后哈哈大笑，让村主任家的狗丈二的和尚，摸不着头脑。

村主任家的狗急忙追问猫弟：你笑什么？

这时，支书家的猫神气十足地回答：主子收钱敛财不假，虽然买耗子药要不完那么多的钱，主子说了今年用不完，留着明年用。可你知道么？那耗子药呀全是伪劣产品。说白了，到时候一个老鼠也不会少的。我说狗哥呀，老弟我提醒提醒你才要小心提防，恐怕要你的命呢？

村主任家的狗听了猫弟一言，心头一惊，不知猫弟葫芦装的什么药，说半句留半句。

为弄个明白，村主任家的狗说：老弟，我为何要提防呢？我是主子的守护神，谁会要我的命？

支书家的猫解释道：你以为你是谁？你不会是天王老子吧？你难道没有听到开会的精神吗？全村都要灭犬，谁让你们里头有狂犬呢？要是不灭你，你今后变了狂犬，不是跟过街老鼠一样吗？所以你是大难临头啊！村主任家的狗听后，心里凉了半截，可怜巴巴地望着猫弟，双泪直流。

支书家的猫见此情景，也慈悲起来，即忙帮狗哥出点子逃过此劫。

猫眼睛一眨一眨地说：本来现今全村人都在骂村主任是狗禽的，你和村主任干的丑事全给揭开老底了，我替你害臊。不过看在你我兄弟一场份上，危难之处伸手相助，理所当然。我劝你外出躲一躲，等灭犬活动结束后，你再回来。

狗说：到哪里躲呢？是祸躲不脱，躲脱不是祸，听天由命吧！

猫说：到城里大馆子去，你又不耽心无吃的，反正大酒大席的美味残羹剩余的多，只有你吃不完的，没有你吃不饱的事。

狗说：你这主意很好，只是我在城无亲无戚，占不上边儿不说，要是遇上哪些开狗肉馆的家伙，我不照样是性命难保吗？

猫说：我看你到城里去总比在家里强，即便是死了也值得，在家为主子，出门喂大肚，用你对人的忠心来弥补你的过失，你说值不值吗？

村民代表大会完了，猫洋洋自得，随主回家，狗却耷拉着脑袋。



零信访揭秘

□陈 炯

那天中午，“怡留香酒店”老板娘菲菲正在招呼客人。突然，来电铃声响起了“姑娘我爱你”的歌曲。菲菲拿出手机一看，便知是信访局局长芳芳又有事所托。她嘟哝道：去年的2万多元生活、住宿费都还没有结账，莫非又来赊账？于是就没有接老同学的电话。

过了一会，手机又响起“长长的黑发，大大的眼睛”的来电铃声。

菲菲接听电话问：“喂，请问你是哪位？”

“老同学，何事得罪你了，电话都不接？”芳芳在座机电话里兴师问罪。

“哪敢得罪财神爷？刚才电话没在身上。请问你有什么事？”

“去年的生活、住宿费已拨下来了，你下午把发票拿过来结账。”

“好！好！好！”

菲菲手忙脚乱地找出帐单、带好发票，连同一条“大中华”装进黑色塑料袋里，整装待发。

下午3点，菲菲乘着的士赶进了县委大院。县信访局的门槛差点都踏破了，她都没结到账，这回不会是空去空回吧？走进南大门，往右拐两拐，下到负一楼，最里面的那间就是。菲菲边走边纳闷，信访局往年都是在底楼，今年一开始怎么就搬到了负一楼？都说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，接待信访，方便群众，怎么……？菲菲来到了“信访局”，门是关着的。她“笃笃笃”地敲门，没人答应，用手拧门把手，门却是锁着。难道是老同学有事出门去了，要么是在开会？怕打扰她开会，就没打电话，竟打道回府了。

菲菲刚刚回到“怡留香酒店”，她的手机又响了，还是芳芳打来的。

“你急死我了，怎么还不来，我马上要到市上开会。”

“好好好，马上来！”

菲菲又马不停蹄，直奔县委大院。气吁喘喘地到了“信访局”一敲门，还是无人，门依然关锁着。

这个芳芳，难道与我捉迷藏，到底要搞什么名堂？她很纳闷，便拨通了芳芳手机。

“老同学，你累死我了，刚才来了一趟你不在，怎么现在又不见你？你真像国务院的总理——日理万机呀！”

“哪会呢？我一直在办公室等你呀。”

“那你干嘛还要捉迷藏，老是躲着我，不让见？”菲菲说着又“笃笃笃”地敲门，可办公室里仍无动静。

“你会不会走错了？你现在哪个地方？”

“没错呀，我就在挂‘信访局’牌子的办公室门前。”

“哈哈，哈哈，我说嘛，我没在那间办公室。”

“那你哪里？我的财神爷！”

“你再往前走，对直朝‘车库’走，我在车库里。”

菲菲向前朝“车库”走去，一会门就开了，芳芳“哈哈”地从里面走出来。

进到办公室，芳芳将一个大信封递给菲菲：“钱全部在里面，发票呢？”

菲菲看也不看信封里面，就接来放入包中，尔后把账单、发票和一条软中华香烟递给了芳芳。芳芳接过黑色包同样看也没看就放进抽屉。随后起身说道“老同学，我马上要到市上开会，回来后再聊。”

“大忙人啊，我们一同走吧，你莫非要去领奖？”菲菲笑问。

“这事啊，真还让你猜到了。全市今年一季度信访总结会明天召开，我们局在全市获得第一名，还要我去作经验介绍。”两个边聊边往外走。

“老同学，我就不懂，你们局为何要将办公室从底楼搬到负一楼？”

“这个呀，就是尽量不接待信访人，给县领导减少压力。”

“既然搬到负一楼，为何还要躲在‘车库’上班？这又是在演什么戏？”

芳芳压低声音：“哎！不瞒你说，我这也是给逼出来的。”

市上推出新思维，要搞什么‘零信访’工程。这不明摆着就是谢绝群众上访吗，尤其是群体性上访事件，你说哪能做到零上访？所以不得不用两块牌子，换来换去地用。你莫说，这招还真灵呢，今年一季度我们硬是开门红，实现了‘零信访’目标。不然，怎么能夺得全市之冠？”

“我的天啦，你就是去作这个经验介绍？”

“怎么？不可以吗？”

“哎！完了，完了！”



毛家婆

□陈鱼乐

小时候，我就聆听过母亲绘声绘色讲《毛家婆》的故事。出校园入社会，到山外工作了十余年，又听到岳母讲《熊家婆》的故事。比较起来两者虽大同小异，但令人毛骨悚然。而今回想起那故事来，仍然记忆犹新。兹将这个充满智慧和法理的故事整理出来，与诸位朋友一起分享。

很久以前，大山遮住了通向外界的视线，碧水沿着一道道山梁绕寨而过，傍晚的炊烟迎着微风一圈一圈、一串一串地散去，夕阳已向西边的大山头慢慢下梭。秋风飒爽，落木萧萧，此时的山山岭岭一片金黄。早已熟透的一条条沉甸甸的玉米棒，正炫耀着等待着让主人去请他们回家，分享丰收的喜悦。

刘金花就住在这土家山寨的一个山坡上。放眼四望，大山环绕着村寨，山脚下种着一片一片的庄稼，山上林木茂密，古树繁多，野兽时出时没，有时候晚上能听到各种野兽的怪叫声，那情景十分怕人。山坡上单村独户——孤零零地住着金花他们一家人。

一天，阿妈提着一只大母鸡，对金花、银花说：“金花

呀，我要去帮你姑妈收庄稼，今天我不回来，你要好好带着妹妹，晚上要把大门闩紧，有人喊开门，千万不要开，就说阿妈不在家。等到擦黑以前，就去请你们的家婆（外婆）来与你们打伴吧，千万要记住，在岔路口只走石灰路，切忌不要走石板路，走错了谨防毛家婆（人熊）吃了。”

阿妈反复告诫后走了，金花带着妹妹在院子里玩。

俗话说，隔墙有耳。阿妈对金花所说的话，全让背后山上的毛家婆听到了！夕阳西下毛家婆就来到岔路口，将金花母亲撒的石灰弄到了石板路上。又回山洞去人模人样地打扮了一番，来到洞外等候着。

天将黑了，金花就来到岔路口准备去接家婆，为壮胆子就边走边高声大喊：“家婆，家婆；阿妈走了，请你来给我们作伴。”原来家婆不在家。一会儿，毛家婆就从没有石灰的路那头走过来，它装做人的声音，“知道了，马上来。”答应了几声。金花从来没有看见过自己的家婆，不知道长得像什么模样。

天渐渐黑了，金花惧怕，没有接到家婆就返回去了。将门闩得紧紧的，生怕毛家婆来吃人。点燃灯，生了一炉火，姐妹俩一心等着家婆快来。

“笃，笃，笃”有人敲门。

银花妹妹喊：“姐姐，我怕毛家婆！”金花紧紧地抱着妹妹，静静地听了好一会。

“开门啦，我的好乖乖，我是家婆，来给你们打伴。”

“你是家婆吗？”金花问道。

“我是你家婆！”人熊答道。

“家婆来了，快开门！”妹妹说。

金花没有看见过家婆，也没有听到过家婆说话，就警惕起来，于是就吹熄了灯，打开门，让毛家婆进屋了。

毛家婆就摸着进了屋，看不见金花、银花长什么模样，金花、银花也看不清家婆的样子。凭一点星火的光亮，当毛家婆是家婆，指着凳子说：“家婆，这里有凳，坐嘛。”

然后伸手去扶家婆，手摸到家婆身上毛茸茸的，吓了一跳，说：“家婆，你背上怎么尽是毛呢？”

“噢，傻瓜！家婆把毛背心穿翻转了。”毛家婆教训道。

“哎哟！”家婆惊叫了一声。

“家婆怎么了？”金花问。

“我屁股生了坐板疮，不能坐硬板凳，只能坐罐罐。”

金花、银花俩就把屋里的一个空菜罐子搬来让家婆坐。屋里黢黑，除了炉子里的火发出一点微弱的亮光外。

她们拉着家婆，摆着故事，时间过得很快，家婆想着这两个嫩娇娇、活脱脱的外孙女，不禁馋涎欲滴，尾巴在罐中不由自主地摇动起来，心想今晚有一顿美餐了。

“家婆，是什么在响动啊？”罐子中有啥子呢？金花问。

“哪里啊，我怎么没听见，可能是耗子在地洞里跑吧，它们也许饿了吧！”家婆说。

“家婆，你饿了吗？我去给你弄饭！”金花问。

“不用了，我吃了饭才来的。快睡觉吧，把门关好，以防人熊来啰！”家婆猫哭耗子地说。

“家婆，我要跟你睡一起，我怕人熊。”金花害怕地说。

“哪个没有虱子，哪个就挨我睡。”

“家婆，我才洗了澡呢。”银花插嘴说。

金花觉得事情好像有些不对头。到底哪里不对，她又说不出来。她摸着进屋抓了一把苏麻放在衣兜里，把外衣脱下来放在火炉上抖了几下，只听见“哗哗破破”的爆炸声。

“哎哟，大孙女身上好多虱子喔，今晚你就别挨我睡了。”

“家婆不让我一起睡算了。”

“大外孙女呀，你今晚洗澡没有？”

“还没有，正要洗你就来了。”金花答。

“还是小外孙女乖，身上既无虱子，又无污垢，我和你睡。”

于是，银花就乖乖地摸上床去了。金花就到隔壁屋子里去睡了。大约睡到三更，被一阵“剥落，剥落”的响声惊醒。什么声音？金花仔细一听，是从银花睡的屋里传出来的。

“家婆，你们那边是啥声音啊？”金花问道。

“是你外公担心我饿，给我炒的沙胡豆。”

“家婆，给我吃点嘛！妹妹也在吃吗？”

“你妹妹瞌睡大，要吃就过来拿吧。”

家婆将银花的一个指头递给了她。金花把“沙胡豆”接过来一捏，方知那不是什沙胡豆，那分明是一截一截的手指，